茅鹿門先生文集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漢制郡二千石之高第者入為九卿而丞相及御史大夫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世號多循吏然首之者曹參之相齊也方其漢興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禁罔疏濶其他施為次第不可攷鏡惟聞蓋公善治黄老言輒避正堂舍蓋公焉為治貴清靜而民自定且戒勿擾獄市也已而代蕭

何爲丞相吏言刻深者輒斥去之他務聲名沾沾自喜者輒以醇酒飲之甚且後園近吏舍聞吏舍日飲相歌呼而狂復取酒佐而和之間有細過則專爲掩匿而覆蓋之當是時丞相府無事百姓歡洽故文景以後若河南吳公若蜀郡文翁若穎川黃霸若渤海龔遂並以寬簡爲重而他如郅都之守鴈門田延年之守河東嚴次卿之守河南尹賞之守江夏至於薛宣之守左馮翊大都如束濕薪號神明然吏或譏其苛察相高而君子弗與也嗟乎若我雲間陳後梅公者其殆漢所稱良二千石

已乎公始下車望其貌退然若不勝衣也已而扣
之其息澹以寂也久之則仁心質行盎然而出若
挹穆風而覆慶雲也其不忍以法律相繩切郎叅
之弗擾獄市之遺也其於屬掾游處如師友絕不
爲戚稜以相彈壓郎叅之所共爲歌呼者之槩也
公旣不欲以城府塹人而諸州邑吏民亦相與擁
戴而依附之茲且擢爲福建榷鹽使以行而諸州
縣長屬于紀其事或謂榷鹽使猶不獲鴈次藩臬
之列于獨不然榷鹽使今國家所藉煮海之賦以
待邊徼非持廉則不足以專利權非長厚則不足

以拊寵役而公之禔身撫下如氷壺如挾纊

明天子之所厚擇而愼使之者固有在也異日者

國家按漢故事選諸所表入爲列卿行且鱗次而

進矣又何疑乎哉於是諸州縣長唯唯而書之以

附之屬車之左

贈蔡拱明文選序

予之令丹徒也得一孝廉焉南京刑部尚書郎唐

公侃已而又於永豐吕太常得唐公侃所以令永

豐者蓋古中牟單父之遺而邑之人於其去也像

而祠之不衰又二十餘年而得閩州蔡君某之令

永豐按節使所書其最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
上當是時君之聲爛然冠南州及究之君倜儻多
大略然其仁心質行與民相吐哺而不欲以苛察
相高則大較席故永豐唐公侃所施行而以經術
潤色之者也父之聞君飭唐公祠又從而置祠田
以守之復割俸以貽唐公之子若孫誼至高也予
不勝嚮往竊嘆古王綸之守豫章也惟圖畫故太
守陳公蕃之像於郡堂楊於陵之刺華州也不改
故刺史袁公滋之政以慰吏民嗟乎公之風流澹
宕固若此誰謂古今不相及哉已而公入爲戸部

予過公淮南行省滕席而宴言者移日稍稍共公
擘畫古今頃且再移吏部司封又調考功而唐公
侃之孫思忠感公之不忘故永豐併憐予亦間嘗
繇丹徒入爲吏部也乞予文以賀之予移書於公
且告之曰豈獨爲唐生賀乎哉吏部郎者所共尚
書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以勵名業翊國家者也惟
公與明兩端而已公則於天下之材亟之若同體
而不爲闚隔明則於天下之材燭之若擢髮而不
爲姧盭且唐公侃之令永豐也其人已沒其骨已
朽而公猶無忘若此則其不蔽賢也可知唐公之

故所施行巳露零而其子若孫流落孤苦殆與貧
薪行歌於市者無以異矣公獨施之不報若此則
其不廢困窮不假請謁也可知公繼其道不改其
政而又於其廟食也與民共為伏臘而俎豆之則
其不遺故舊不忘典刑也又可知嗟乎公之異時
所持今永豐者以引擢天下之士其於進賢也固
當若轉圜其於絀不肖也若決雷公與明所嚮當
與晉山濤唐崔祐甫相襟帶也巳予以是敢為
朝廷賀

栢山沈先生詩序

栢山沅先生者名臺字子高世武康人而梁司徒休文之裔也起家博士弟子員以高才生名九省試不第貢之朝出訓南豐越四年改諭浣江又六年上書乞山以歸没且久之萬曆丁亥伯子錚仲子鍵兩生抱先生所著詩藁若干什涕而請予序予於先生未之面覽其藁並古之所稱詩以言志而感時觸物因而成聲者固非世之劌心軔腎以雕刻其所至而當其旅羈幽思寮友倡和或撫花鳥或眺泉石或賭廢興輒掇管濡毫獨歌獨詠其間抑嘗手釐入燕次南豐次沅江爲宦遊稿已而

致其仕也爲歸田稿各按其年以系之而先生所自好處盎然指掌大較各得夫羈臣遷客幽人處士者之所欲言以之道性情矢風刺而工與否不暇論也鹿門山人日于閒過先生故廬去孟郊東野井特數十武嗟乎豈其佳山水百世相感而與者與抑亦故休文之裔而流風遺韻猶得世其學與予雖不及見先生而讀先生遺文如睹先生两生毋爲嗚咽而涕洟也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序

烏程令楚璞楊侯之赴内徵也邑博士某某師弟

予負若干人徵予文為賀竊惟侯先大父按察公之令我歸安也以材吏名於今有遺愛焉四十餘年而侯再令我烏程烏程於歸安僉隸郡左右侯以彊幹之資勵以家學且耳熟先公所從吏本末及我湖土俗民情所嚮背也下車不數月聲籍甚於先公所故嘗約已愛民而侯益加鑱刻及孳孳拊循以近民譽於先公所故嘗飭吏胥謹簿書而侯益加調劑覈名實操筦鑰以勵名業於先公所故嘗平賦役勤聽斷而案無留牘而侯益加紬大為情緣比髮櫛遠近之間流鬯罔間也　肅廟

末年按節使建言罷去一切供應殆盡而州縣吏
厨傳供張之不給於是或不免括出納者之羨而
侯獨聽之司計者不以與或不免抑減胥徒在官
者之什一而侯獨否聽其按事莫食也而不以與
間又或於助役之額不免朘削而自封也而侯又
獨聽其按役而給而不以與即如詞訟他或不免
骫法以抑閭之右而侯獨平覛之若一縉紳大夫
家他或不免爬搔而復鷙之甚且如束濕薪侯獨
靜以待之則而有體蓋侯之心如水水不與萬物
爭而侯惟順而導之以與民相便安頃且水災非

常而侯之憂內怛乎心外形於色嗟咨洟洟之不已而上方檄有司廣爲勸分侯不敢不爲勸分而抑亦聽之而已而未嘗强劫而責之也故邑以內若挾纊而百里遠近沐浴膏澤旁皇浹洽如一室然聞　天子徵書之至衆且皇皇然如失慈母不能不相與彖欷而太息也嗟乎侯行矣不知他代者來其能席侯所故施行者次第而條畫之否或曰今少宰趙公抑嘗舊令我烏程而湖所故不敢忘甘棠之愛者侯必與之合謀而爲我輩厚擇民牧焉已

再贈楊楚璞入覲序

烏程侯楚璞楊公之赴內召也邑博士郭公晁等帥諸生數十百人請文於予予稍稍條畫侯之德政而綴次之矣明日少尹楊公某復帥諸父老且共強予矣陳其所不能盡者而察諸父老所不能言之色又若共爲洪水爲沴紊欷咨嗟於其去而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者予爲之攬襟起對諸父老言曰　明天子所按海內循吏治行之最者入爲給事殿中及侍御史制也諸父老豈得遮留之即如予所綴次侯之德政抑豈必瑣尾

而盡之乎哉三代以來稱吏治者首之以單父次之以中牟于覽單父所傳特其琴臺之故趾焉耳其在當時所被之田野而播之里巷者已不復攷見而中牟令亦惟狎雉雉之一言耳而史官所書之竹帛漢天子所賜之黃金及爵關內侯者後世猶不得盡一以聞之也故傳有之曰至仁無恩至樂無聲鄭子產孔子嘗亟稱之曰古之遺愛也及按春秋傳所載抑特鑄刑書殖田疇開溝洫誨子弟與不毀鄉校數事而已而要之子產之愛因心而措譬之一人之身而津液榮衛所流溢於四體

之間而毫髮以上無不洞筋而濯髓者故曰衆人
之母也言毋則子產之愛盡之矣項者歲祲以來
侯之所爲薄征請蠲散賑弛刑去幾之屬大較採
古者荒政所遺業已上之郡二千石及藩臬撫按
次第施行矣況諸父老所言特我烏程一巖邑也
譬則寸膚也自今　聖天子之所以坐明堂而
席四海者言之譬則一身也天災流行內自輦轂
而西入秦隴東渡遼陽南及山東西逾大河而南
捷豫章荊楚之間殆延袤萬里也侯之入給事殿
中與侍御史殆將假之寢衛心腹而與宰相尚書

令以下相爲權衡其間者　明天子豈忍以百
里之啼飢號寒而故瘝痺四海乎哉少尹而下相
顧曰唯于是遂書以投之侯之屬車云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序

項者　天子採有司言徵海內吏業之數以最
聞者入備言路侍從之職德清令岷麓陳公行且
趣裝入　朝而邑博士某等帥弟子員數十百人
屬文於予竊按公所規畫措注大較飭吏胥謹筦
鑰均賦役公聽斷清丈量葺供張詰奸慝省刑罰
厚學校恤孤獨葺湮廢禮掾屬招流亾繕橋梁除

盜賊今之俗吏所奔走而不給强幹吏所共以爲
業相矜詡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矣而至於仁心
質行推誠御物則又緦緦然一縣之癢痾疾痛並
屬公之憂勤蚤暮所嚮一縣之痌瘝困鬱並屬公
之眉睫心竅所達而又侃然專劇而肩難不以擁
腫鞅掌奪其志惻然亟痌而解棼不以瘏毁養譽
挫其氣絕不爲愛憎不爲城府而此心之耿然懸
於琴臺之上若鼓陽春白雪之曲而無繁絃無促
節風流惠愛爛然於餘不之遠近雖齒錯之壤無
不人人解頤而嚮風也公之令德清當與　武

廟時梁司徒等而器或過之於乎盛矣古之循吏
所當移官以去往往吏民攜老幼蠭聚甚且流
涕洟攀轡駟遮道路而不能前行乎郊公之使節
所引當有川之沸而山谷之擁者乎前告之日傳
不云乎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公之入侍日
月之際而他代者來顧公席故所施行者滕席而
耳熟之餘不故不能忘公而茲則公之所以毋忘
餘不也是爲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茲編也太學張生惟謙所嘗抗志石畫謂宗藩也

北虜也河漕也之三者所繫國家之措注得失最
亟故於宗藩則首之以陳公建所次祿糧不繼而
繼叅之以王公宗沐宗學之議於北虜則首之以
許公論所次九邊而叅之以鄭公曉周公弘祖輩
四夷海防之議於河漕則首之以邵公寶所次運
法而叅之以丘公濬輩漕輓治河併及海運之議
大較僉被國家名臣所爲建畫于以翊捍國家者
顧異日　聖天子共執政諸臣採擇而行之者
如何耳嗟乎漢高鑒秦孤立大封國姓賈誼所謂
尾大之憂絳灌輩且詆其紛更也已而七國舛逆

而王爻假緣之故漢得無恙晉武平吳後忘外攘
而江統所爲徙戎之論中外諸臣且漫不之省也
已而五胡亂華而劉石相繼晉卒陸沈故曰言之
行則措國家如金甌言之不行則詿誤國家如沸
鼎張生者得無以書生而抱賈誼與江統先事之
慮哉閩州劉國臣輩過閩從吏之復及廣爲論建
言聖學則始之以親政講學而次之以東宮與夫
輔導寮屬言天文則始之以中星分野而次之以
歲差句股言地理則始之以總論郡縣而次之夷
塞海防言官制則始之以百官述而次之以銓選

考課與夫閣臣史官言禮制則始之以建文景泰陵號而次之以郊祀孔廟與夫士風文體議法律元言財計則始之以貢賦出入而次之以水利屯田與夫鹽筴錢穀楮幣茶榷言兵馬則始之以兵制而復悉之以清軍馬政言刑法則始之以大明律例而復終之以論律其他條引髮櫛當亦不必盡出於名臣而即如街談巷議稗官野史苟其一言之當得失中利害辯黑白覈名實或與諸名臣互爲出入者並爲尾而續之於今猶未艾也生自謂姑就舉子之射策者手疏若此而據愚見所逮

儻亦上之不負賈生輩所畫而下之或可備醫家者之牛溲馬渤敗龜破鼓與參苓同功也乎嗟乎抑亦可謂博物洽聞而勤且遠矣乎豈阿私所好哉覽者當自得之

刻初學記序

唐祿前代詩賦之法以取士故其時亟聲律藻繪之文以相矜詡開元詔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共抽秘書按六經子史百家異同之言而綜覈之分爲二十三部曰天曰歲時曰地曰州郡曰帝王曰中宮曰儲宮曰帝戚曰職官曰

禮曰樂曰人曰政理曰文曰武曰道釋曰居處曰器用曰服食曰寶器曰果木曰獸曰鳥天地間萬物之情大略已彰彰備矣而中所按部分綴則先之以敘事次之以事對終之以詩賦銘讚之屬名之曰初學記初學記云者蓋言國家之士所當童而習之以相追琢者也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而茲編之騈珠櫎翠採金絫璧殊極其工當是時天子所躬自爲好而宰相所羣而附之以相倡和者惟在乎此嗟乎豈唐虞間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之遺乎哉聖學沒王制與士習沿波相競而天

實大曆之間得人爲最盛嘗聞楊子雲讀司馬相如子虛諸賦而自慙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爲彼楊雲且羞之而況世之豪傑乎哉而況茲編也較之相如所自好又豈得秦魏杞鄶之間乎哉我 國家取士獨罷去詩賦之法首經術次策論義或近古而海內之騷人墨子與學士大夫之善詩歌者所嘗分曹而賦搦管而揮於今猶稍稍後心焉豈非古者黃鐘大呂之散而世所稱流商刻羽崩崖飛雪之響固有所謂振林木而遏行雲者乎然茲編也於詞垣中謂之武庫可也謂之鄧林可也藉

令江鮑李杜之再出當不能不借材於兹而點次之矣近代錫山安氏故有刻本久且漫漶而徐光祿父子解橐中裝别爲梓而傳之屬予言弁之首予故本兹編之所由始與其所爲得失而論著之者如此意世之深識遠見之士必有能知而辨之者

黄景臺擢南京刑部主事序

景臺黄侯之令歸安也四年于兹擢爲南京刑部郎以行客或謂侯之才譬之干將莫邪也陸剸犀兕水截蛟龍非特世所稱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

而撫劒叱咤而已者而南都散地也刑部又散曹也豈枉其才而使之者邪乎獨不然乎嘗薄遊南省卿大夫士而下多著蔡耆舊譽望之士不然必其以直諫忤時由外徙而召還者又不然必其湛深濟叙或漢所稱待次郎署久之如馮唐張釋之楊雄輩者乎數從退食暇時肆過邸第諸縉紳先生或賜之以忘年交或聯之以鳴珮遊其所強誦咀嚼非六籍道德之深則　太祖高皇帝從布衣奮六師所控上游阻形勝建都城裂河山西捷江漢北枕淮濟南連百粵以及蜀隴一切車書混

一四海會同雄心大略處洋洋焉文謨武烈或傳記所不能載而長老所不能言者予於時所獲爲多而侯茲行也固當什倍予曩時所以風流文藻而相爲色澤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乎劒誠良矣籍令淬之以淸波歛之以越砥又從而飾之以文犀雕之以翡翠綴之以驪珠錯之以荆玉固將舉之無上觸之無前也豈特區區一割之用而已哉客聞之解頤而笑曰唯唯予因次第其言而書之以爲侯贈

予長姊笄而歸夫君時霶夫君偏盲且孱弱不得於其翁與姑姊之歸也稍稍脫簪珥力紡積起家而翁與姑偏愛少子仲與季仲與季又時時挾翁與姑之愛而魚肉兄與嫂若草菅也已而先府君暨母夫人相繼沒而予間過時君則時君暨姊往往携予以泣嗚咽不敢出一言久之病且沒而予姊入帷則提所遺兩孤長者九齡幼者襁而母子相爲命出帷則舅并日操釜甑以嚴事翁與姑而又以其力捍仲與季之侵軼當是時姊煢煢然去死特寸也久之仲與季無賴耗其家殆盡而兩孤

漸長且婚力爾田樹爾桑稍稍自食其力而舅與姑始悟于姊氏之能克家以孝養也或漸出悔言未幾没矣已而兩孤家日以起且喪葬舅與姑如禮而鄉之人嘖嘖稱兩孤併嘖嘖稱于姊爲女丈夫云縣有司聞而異之獨格於例不得聞於　朝特賜羊酒粟帛旌其廬曰守貞今春秋叅八十于稱觴上壽拜稽首祝曰願姊酌此于同乳雄弟六人後先捐棄獨于亦及年七十有七及侍吾姊兩相埀白在堂耳詩曰酌此春酒以介眉壽且囘盻少所結髮而偃蹇坎壈者不知於今日何如也予

兩人所不能不一以懼一以喜而又一以醉者也

刻漢書鈔序

漢書鈔予宦遊南省時所手刪而纂之者予同年蜀劉公起宗豪而歸之又二十年而予郡凌氏刻評林予覽其所鐫評處大略綿蕞先代儒紳所別爲論列而併及近年之讀漢書而鐫之簡端者然非出一人故其言繁雜無次而班固所摹倣史記之文而稍爲增損其間或得或失與武帝以後之自爲文處其所與史記旗鼓相當別爲部曲之槩猶未之及也予嘗謂史記譬之白起韓信之兵無

列壘無留行而百戰百勝者至於漢書則營之談葛武侯其所爲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本之風后握奇經而參之以八卦之變弛張二廣犄角四奇大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紀表志傳較之史記鈎考品畫審矣故文之節制處其細如繭抽而文之嫖姚跡宕而遒逸處抑或不逮乎金鐫次之兩家長短曲直相爲雌雄勝負蓋犂然矣均之爲史家之六籍可也

承恩介壽詩冊序

承恩介壽詩冊者豫章閭諸縉紳學士及其閭里

之善吟者閒嘗以願菴翁拜　明天子之勅封
爲尚書膳部郎行且年八十相與共爲詩什以矢
歌其盛者也予于翁未之面於其子膳部行省獲
覽睹翁像與少司寇王公所爲像贊始皎然山澤
之癯而能以道自勝者也閱翁少孤性伉直頗採
獨行節俠者之遺以岸然自將閒亦操貲客遊江
海閒游金陵踰漢沔西入秦隴逐什一之利要之
非其好也所至必訪名山大川及其異人者之蹤
而或吊或嘯晩亦倦游番禺來歸矣歸而手詩書
以授膳部君膳部君既第進士顯名郎署閒而翁

抗聲州里脫裝賑貧不爲責間有兩相訟而踵門
者翁數爲緩頰解埶不侵然諾以故里社事之如
漢三老翁既春秋高肩瓢與劍往來龍湖仙洞之
間所至必擇茂林翳嘉石飲清泉與二三山父者
流爲移日之游遠近嚮慕之故於其銜恩且壽也
而競爲矢歌之者如此歸安茅坤伏讀而歎曰嘗
聞虞夏殷周之世傳稱天子躬爲袒衣割牲以養
老近世以來茲典寖闕而　今天子特賜璽書
起翁田畝間爲尚書郎而翁以所好自文者又如
此嗟乎抑亦榮矣聞豫章布衣有徐孺子多高行

漢之李膺陳蕃輩競折節以下之載之史冊于今
赫赫人耳目翕於州里間特齒相錯者之壞豈嘗
慕其概而流風蘊誼于今再振者乎或曰然予於
是書以歸之而弁諸冊之首

贈陳大酉先生赴内召序

陳公大酉起家進士而出爲越州理也聲籍甚越
五年璽書徵而越州教授郭君冕以公數視學躬
爲讐經校文風厲諸生於是帥諸生請予文爲賀
嗟乎予豈能爲公重哉竊思公茲行當入侍日月
之際而以封駁糾劾名其職者也古者朝無諱言

官無專職下至矇誦瞽箴工執藝守揚觶甚且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當是時情之壅而德之宣內無遺聽外無失政也漢以來始置爲博士議郎及謁者諸司或稱夕郎或稱直指對仗彈文細大不避君納善而守執持公以體之則其言行而其身榮君辟諫而或持權以嫉之則其言拂而其身危此其大較也 今上聖德天覆諸公卿持搏大以將順之若流水公今入而朱衣白簡逶迤青鎖驄馬之間非百年一時乎然君子不患言之不抗而患言之不及以時而售易曰有孚惟心亨納

約自牖有孚云者卽所謂勿欺而犯也而自牖云者卽所謂入於左腹而以之免始求之深者也四三年來言者庶幾不諱而閒或逞臆植黨焚惑日月類

天子聖明隨亦鎭定然於國家元氣所耗多矣嗟乎漢之初元永平之際時則蕭貢韋匡爲之相周堪劉更生輩非不矯然忠貞也未幾而公孫息夫輩囂然四起而哀平之釁兆矣宋之慶曆治平之際時則韓范富歐爲之相余靖蔡襄以下亦非不廓然聲施也未幾而邢恕蔣之奇輩羣然閧而徽欽之衰甚矣公固古之遺直也願公入

則翊戴　聖天子出則領袖百執事引易傳綸
約之義侃侃自將而不為世之傾危險陂之習下
不以言言必中石畫上不以聞聞必若轉圜嗟乎
此其轉移之際亦微矣予於公有世交故於其行
也不獨為頌而并附所為贊納者如此云

壽吳江令趙瑞明序

吳江者江以南稱最邑封以內窪五湖之水以為
壑而田賦之所入轉漕於京師者歲四十萬石而
美其幅員廣其戶口繁其俗龐雜而澆而半沮陂
澤魚蛤蒲稗梟鴈之利以為衣且食故逋賦常多

而嚚訟罔上骫法者衆洺州趙侯之綰縣印綬而過也輒問民疾苦一切功令簿書所嚮務與民約法爲便安簡而不擾其所革去故時免戍比徵出入筦庫編僉里甲之弊無筭案無滯牘庭無留獄不數月境內翕然乎家五湖南其所齒錯吳江之壤而迤邐相望者特百里而遙也吏民之所口晝而頌者朝且夕於予之耳然乎閭視之漢循吏傳所稱材令若下邽扶風茂陵長安輩猶及相甲乙茲或於今時時睹記之者未幾歲大旱江湖間故所憑蛟龍之濤而宮者盡鞠爲榛莽矣而中丞按

節省諸州邑以吳江故澤國旱且特殺等侯免冠蒲伏泫然泣曰吳江特甚田所患旱乾與他州縣等而吳江故所半挾魚蛤蒲稗凫鴈以為利者今且一旦併絕矣於是中丞惻然頷之報災例視他州縣以聞已而按節使以吳江頻年所負租數多檄罷侯俸侯不為顧甚且他使君所捧　天子勑而勒濬湖之沮洳處侯亦以民方阻飢力持之不以聽嗟乎茲三者古所謂為民禦大災捍大患毅然犯天下之不韙而不以夜者非博大仁勇之士不易勝也竊恐傳所稱材吏沾沾足智而或不

能辨之者予甥金生志道兄弟輩所數過而聞予者如此適侯初度請予文爲賀予次第其所聞而系之以言曰茲可以帥縣吏民而稱觴前壽且入而萬舞於庭矣

壽任侯養吾公序

嘗聞文王之治岐也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而猶視民如傷武王封少弟於衛以監殷亦述文王之道以告之曰若保赤子嗟乎茲於其間微矣哉秦罷侯置守來漢之吏治爲最盛然大都以亟疾苛察相高所稱廩廩德讓者抑何寥

寡也我國家宣德弘治間聞之先輩或稍稍有及此意西蜀任侯縉天子印綬過令我邑始而望之貌不勝衣也再而扣之恂恂然言不出諸口也已而察之憂勞惻怛根乎心見乎眉睫而庶幾如傷之指無以異者我歸安於湖為下邑故以水為患而頃者春正月不雨至於秋九月旱特甚東隣海會颶風而濤海隄潰瀉滷溢入邑之東南界禾盡魚爛矣侯下車來咨諏疾苦條次故令之或不與民相便安者並為罷去而易置之前所故患水而民之窘而田租不以入者累萬按節使或

以前令故嘗詭報也檄罷侯俸以劾之而侯獨飲
泣太息不以顧且願移病棄官去於是諸司僉憐
侯之憂且悴也稍稍謝侯不以罪近者　天子
出內帑以賑勑近臣持節監之而侯上言邑之旱
乾與他州縣等其所困於海水之溢則國家二百
年來所未嘗有者使者心動蹙額所分內帑甲諸
州縣嗟乎侯之於民其所孳孳然拊循而吐哺之
者不遺力蓋不獨漢之材吏所稱而與古之視民
如傷與乳赤子而抱且攜持之者無間也聞侯當
懸弧之夕予特躬詣族里子姓共爲稱觴入壽而

併爲文序次其事邑父老咸躍而前曰侯固子我
我安得不父母乎侯而介眉壽於侯之膝也

爲陳少尹再壽任侯序

按漢百官制縣置令長丞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
千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隆殺以差丞佐之以
丞尉而隋唐來復置簿大較令長則總縣治而丞
簿尉以下則以分攝獄訟賦稅及游徼之事而佐
之者也及覽韓愈藍田縣廳壁記稱丞不得可否
事官雖尊力勢反出簿尉下甚且諺數慢必曰丞
嗟乎丞之所由不得其職也舊矣及按趙宋猶間

以進士除授而　國初亦時時有之成化宣德來
丞簿尉始視為下寮而吾邑前令故自抗視之且
等輿臺矣抵任不以公宴斗俸不以時入而例聽
修廨者之需亦不以給或薪之不繼而爨馬矢少
尹陳公暨二三寮貳數欷歔飲泣恨無以朝且夕
也而西蜀任侯來適歲飢其於縣之吏民孳孳然
若慈母之於子而於丞簿尉亦煦煦然若娣姒而
席其所以毋一縣者與之共為吐哺焉諸寮貳相
與僴籍曰邑固有毋吾輩乃有兄適侯攬揆日予
業已屬文稱觴前壽矣而少尹諸公所為德侯而

誦且禱侯者意殷殷也予能辭其請而次第之如左

壽袁封君暨孺人序

袁侯之起家進士而出令孝感也聲籍甚已而我烏程令缺員且適歲祲　天子憐之特移印綬過焉滿三載報最按故事　天子例封侯之父景山先生如其官暨其母某氏爲孺人先生年七十而萬曆庚寅八月廿有五日廼其懸弧之辰也天子所假璽書之賜而襃寵之者適至於是縣之吏民共爲入而奉觴上壽而我歸安任侯則又以

於烏程爲同官且同年兄弟間也移書屬坤紀其事予竊愧非閒於文者或曰茲固侯之宦轍千里者之始軔也先生曁孺人佩紳笏披霞瑠番白於其堂而縣之吏民所共歡呼而萬舞焉君得無一言以佐之乎予於是綴其事之本末以復任侯而系之詩曰

明明　天子錫之赤芾朱袍象笏爛其階戺我侯將父爰洽百醴樂只君子聿求福祉

明明　天子錫之明瑠霞帔繡裳爛其帷房我侯將母爰盛壺漿樂只君子聿求福康

維彼弁山崚極于天維彼苕川駛流爲泉我侯孝思

綵服翩翩爰祝爾釐千萬斯年

再贈郡司理右華周公考績序

郡司理右華周公之考績也歸安令任君烏程令袁君於公爲同年業請予序次其事以張之矣而郡二千石沈公同少府鞠公呂公别駕吳公龔公僉於公爲僚好也又屬予文嗟乎嗟乎予復何贅哉第嘗感豫章歐陽文忠公脩之爲開封府推官也文忠公既以不世之賢名天下矣適錢文僖公維演出守開封而一時幕賔又得謝公繹尹公洙僉以海内豪雋風流文物照耀西京入則同堂而

議出則同帷宴遊綸巾氅衣羣而逍遙於嵩山伊
水穎陽龍門煙雲泉石之間當是時文僖公既以
朝之宿儒重臣出塡其間而謝尹兩君均之與歐
陽公相爲後先翩翩乎鸞翔而鵠峙者豈古所稱
一德一心之交者歟令司理周公亦豫章人而四
三年間入而與郡太守而下共爲砥名礪業以治
簿書刑獄甲兵錢穀之繁出而擁傳縮帶與諸君
子露冕行縣互爲酸鹹甘苦之相節宣絲竹磬鏞
之相疏數春秋傳所稱五味八音之各得其宜而
無相盭無相忤者也以故郡之吏民無不嘖嘖稱

頌以爲一時之純明君子賢良大夫云嗟乎公非歐陽子而推開封者歟而郡太守沈公而下又非錢文僖公暨謝尹諸君子之同爲郡中幕僚而魁壘拔出者歟誰謂古今不相及哉予於是綴次其本末書之峴山以紀一時衣冠之盛

贈鮑丞序

海寧丞鮑君者予同年戸部尚書三峰公之中子也君以家學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貲由太學生授海寧丞持廉視職聲哀然冠諸州郡間待次引擢者久之然無厚援故不及他徒而諸生孫允升

等以君且鬱鬱不得志聞之亏亏岈然獵襟起嘆

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乎亏按漢之名公

碩卿半起郡縣吏及獄掾間薛宣繇不其丞朱博

繇安陵丞尹翁歸張敞王尊輩或爲州從事或爲

太守卒史或爲獄小吏亦以察廉及材顯名當世

嗟乎按漢故事君且當蜚聲朝廷之上矣豈得纍

纍然猶從燕雀斥鷃藩籬間爲也卽如唐宋時京

朝官五品以上並及任子積功累級至公卿者不

可勝數君上之不及按漢故事次之不及如唐宋

任子令不次引擢豈非君以其材所當奉法布職

者敏且勤而其以公卿之裔所入肘腋于恩澤者獨遲且後邪于故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於是次其行事而併移書以慰之曰張釋之楊雲輩金以世之厚望之士而濡遲下寮於今頌之不衰也嗚呼君之材且賢異日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與否或未可知也

壽南大理卿陳五嶽公序

歸安令任侯者五嶽陳公督學西蜀時高第也侯舉進士綰縣印綬令歸安侯故性愷悌近人然其本公所督教而醞釀之者多以故縣吏民數時時

謁戴侯而侯亦未嘗不時時稱公之教以謝吏民
父之公繇應天尹拜南廷尉而侯且聞公懸弧之
慶也屬予爲文以賀予不敏恨不及與公同朝遊
然間嘗覽睹公所著文章詩歌之什頗不自量願
附太史公執鞭晏平仲之縣者舊矣於是再拜而
前言曰侯其如今子弟之壽父師所共稱恭耩𣑥
𦡵傴僂匍匐將祝哽祝噎於其側者飲酒無算巳
乎抑亦有出於其外令今弟子之所不及者乎天
地間所稱不朽而壽者三予不敢謂遽能窺公之
深然衆稱公慷慨多大略宦轍所嚮數以經術飾

吏治其爲郎時覈囚書精獄讞則類漢張釋之守
廷尉其出領淮揚多惠愛則類唐白少傅守西湖
其督學西蜀則按文翁故事數與高才生相鼓鑄
已而繇督漕而累藩臬歷閩豫章之間也大都半
屬簿書期會訟獄賦役而半屬佳山水採風弔古
與子墨林之登高而賦者相翶翔頡頏其所著詩
歌之辭大者杜少陵次者高岑間又稍稍與歐陽
文忠之碑醉翁蘇長公之賦赤壁略相似風流藻
雅照耀江海海內之士聞之者心馳迹之者神移
蓋非輓近世俗所可同年而語者異日者公之功

與德所樹立固未可量而要之翩翩文采所自表見抑且當與前代名流日月俱遠矣然則我侯之壽公也其在此乎抑在彼乎侯聞之囅然色喜曰是可以千里而觴先生矣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以授使者

九龍詩刻序

九龍詩刻者邑博士郝君某所哀其父故嚴州太守公之詩而梓而傳之者也按太守公第楊慎榜進士嘗繇大理寺正驟諫　武皇帝南狩事杖闕下幾死得千金藥廼解當是時公以直聲傾中

朝然性雅好詩數共何大復鄭少谷輩相倡和竊疑古之強諫者其人多慷慨而發之為詩歌之什多悲憤奮厲甚且欷歔嗚咽令人不忍讀及覽公所手著往往出風入雅以疎曠豪爽之資而摛管濡毫宮闕山水朋旅宴遊之間機杼所嚮固不欲鏤心刻腎以求古人者之至而其因心為聲因聲依永大都雜出海內騷人墨客者之林而相為淋漓遒宕不自已者公之詩豈古所稱可以興可以羣而抑不必其可以怨者乎公諱某字某號某公以郎署一麾出守綰二千石印紱輒棄去而其沒

也祠之學宮春秋俎豆不衰亦庶幾稱不朽也已

兩浙壯遊詩錄冊序

兩浙壯遊者歙州吳韞菴公所錄尚書郎出守杭州已而副按察提兵温處道累督儲大參仍轉按察使暨布政使擢太常卿以行當是時公乘軺入浙已十八年于茲所至如挾纊而浙之老稚携壺漿遮留道左欷歔不忍聽其去而縉紳大夫共爲詩什而矢歌之而太宰張公於以裒之爲冊而題之者也屬予序間按古傳記名公碩卿之操印綬而典方州大較所當高山流水處於其風猷藻雅

略相稱他不暇悉姑自羊祜之鎭襄陽劉琨之刺并州庾亮之嘯漢水范仲淹之守嚴陵歐陽修之出滁陽蘇軾之守錢塘及我吳興其所載之篇詠播之竹帛於今猶照耀江海令人尸祝而謳歌之者固赫赫若昨日事也公之守錢塘也于適罷官歸閒肩瓢過西湖上煙波深處公牒聞之迺屏騶從櫂輕舸共于膝席論襟入夜分以去於是遂爲莫逆交公之息泠然如穆風盎然若秋水令人神解夢思而無忘者卽如于之澹宕潦倒公抑且不猥鄙猶之鴻濛雲將之相顧而解頥以笑也已而

公一徙官于輒一睹吏民迎者舞送者嗟咨不自
已而于亦爲詩歌文章之什以投贈之累篋已然
則公宦轍所嚮繇西湖及海門東探禹穴赤城及
轉鴈宕南眺仙都石帆邐迤釣臺吳越之佳山水
隨公之屐珮簪舃所及相爲埧篪而琴瑟者當于
古之羊劉以下無以異也公焉得無情乎頃者
天子出公授節中州右俯太行左盼伊洛南瞰荆
楚北枕河朔古所稱擁上游以形制四方者益公
襟帶間也公之壯遊且半天下矣于固知大梁夷
門之墟當必有子墨林從而矢歌之且附太宰張

公而書之者

贈仲舅見心先生分訓序

舅氏見心先生少以尚書學起家爲博士弟子員善文章所試輒高等而嘉湖間秀傑之士出其帷中者數十百人黃君正色暨弟洪憲𢘅仲爲最洪憲既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爲翰林院學士而其兄僉丁君省暨兄縉後先爲殿中侍御史當是時先生數省試獨絀而不及録之有司久之始以貢爲烏程縣學司訓頃者黃侍御以下僉滕席稱觴執弟子禮且屬予文贈之而抑以官不副所學

不能無欷歔飲鬱之色也予迺獵襟起曰古者士之得志與否豈獨先生乎哉仲尼干七十二國之君而不得遇而其門弟子夏子張子羽輩各以其學教授西河陳楚之間史稱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竝紹述其業爲王者師嗟乎三代以來鄉舉里選之制廢而士之得志則起而歷卿相執國秉不然則退而爲師傅聚徒弦誦以紹明六籍者特衆也予間按漢於詩則魯申公於書則濟南伏生於禮則高堂生於易則商瞿於春秋則董仲舒彼皆專門教授或天子使使束帛加辟安車

駟馬而迎之朝或恥辱之爲司空城旦書而其門人弟子若王臧若趙綰若孔安國若轅固若公孫弘若倪寬若貢禹若蕭會若劉向輩以其帷中所授者入列三宮出爲二千石及大中大夫以上不可勝數繇此言之傳不云乎得之不得曰有命其所由來者久矣豈獨先生乎哉烏程爲湖最邑聞宋安定胡公瑗教授我湖其所鼓鑄當世名士爲最多而嘉祐間嘗採其科條下之太學暨海內諸郡縣嗟乎言行道亦行然則異日先生倘及以所教與安定胡公相後先播於學官抑彬彬乎聲施

海内不爲不顯也已

[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傳

困吾翁傳

莆有困吾翁者姓呂名亨家故宛平人洪武初例籍鉅姓塡閩海出隸興化衛故爲莆人翁少受尚書卓先生所卓先生教授弟子雖中常數十百人然輙稱三儁毛生秉鐸鄭生敬復其一翁也兩生故嘗兄事翁已並高第而翁獨纍然困之有司不得隸學宫遂棄去於是自呼爲困吾子衆糧四出

遊嘗西入隨不合東遵會稽訪禹穴徘徊新昌石梁沃洲之間久之退而築室於鳳山之麓時時下帷以師說轉授里中諸生諸生輩升中子應時諸生中稍稍通顯而中子會少子時後先舉鄉試未幾戍進士爲世聞人於是蕭之人共榮而稱之曰困吾先生尚書學不減濟上伏生矣翁雖數奇坎壈不偶獨好脩事親孝與弟友處父子州里之間多長者行文睢軒公嘗臥疾翁輒攜妻甯侍左右侍醫藥晝夜不解帶者累數月歲大疫里中多流亡過翁戶輒相戒曰其孝子家無犯也睢軒

公沒少弟故孱弱問令試縣掾掾罷復令習田田蕪廢家且落而公輒割貲佐之佐或數不以厭也里中弟子翁夢鯉少孤而穎翁召寘帷中兒畜而口授之已而鯉第進士守開州時時迎翁邸舍且厚遺翁翁輒卻不受無已爲受一縑曰非矯也不欲媮吾子狷介故也中子會教責强俄而令漢川翁又過邸舍當其散衙摳衣前侍翁輒手兩漢循吏傳讀漢川誦說適景王出就藩中官以下乘軺飭廚傳騷驛諸州縣諸州縣賂遺無筭漢川獨拒幾中危禍會他便免漢川之治以最聞及其去吏

民相與爲祠祠故令復碑德政漢江上翁聞之輒
又喜其少子時之理寧波也亦以最聞稍遷至尚
書刑部員外郎未幾坐故忤執政謫武攸已而移
隨州又移高州翁亦不以慍且日見韋僉守官若
彼無負我矣其父子間以義方相繩切大都類此
友人林玉中以盲廢或貧不能食翁輒推食食之
已而復分以財令其兒田之終其身其與人交無
問少長必下之閒有酒詬者一座咸駭愕避席翁
獨開襟曰彼醒且愧死矣明日酒詬者肉袒過翁
恨不咋舌自殺非獨故貧時如此其以兩子貴而

拜　天子璽封爲尚書員外郎亦如此嗟乎亦
賢矣其沒也太史余公同麓及沉公敏門並爲之
銘其墓而紀其行予卒讀而撰次之爲儒林别傳
廼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
勝數然於是時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或
爲禹貢或爲說命特尚書之什二耳囙吾翁以尚
書學聞於時蓋裒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
弟子以次列高第翁獨中絀以廢豈非幸不幸邪
然卒能以經術禔其躬鑱其行所遺二子令聞無
窮焉豈非所謂仁者以道律其身并及其苗裔者

乎

方母傳

方母者宣處士東嶼公諱經者之婦而予湖州府通判公諱夢龍者之母也東嶼公家故貧然少好讀書以砥名礪行聞于鄉已而喪其妻魏而魏父哭其女且悲壻君也於是擇其鄰而故相友善駱公某者之女以娶東嶼公且曰駱女即吾女也駱女年僅笄以閫行聞壻君倘及娶之是吾女之死猶生也已而歸東嶼公敬事舅姑舅姑輒色喜舅姑祠春秋一蘋一藻必躬雅滌濯謹烹飪以獻家

且饜矣而舅故好賓客賓客過往往品列以待需賓客稍稍醉且懽於是舅與姑共歡而呼為賢婦也御下法而嚴僮奴輩出田必晨為篝火而炊閭櫟釜必令人人饜飽也女奴入就織必夕為之篝火而績閭之膏必蓺茅以繼之甚且夜央也於是閭以內外又共歡而呼為賢母也當是時東嶼公以句讀授里中兒於外而母亦以機杼苴苦約於內抑窘矣然族故散東嶼公獨能節縮其美以為族田者若干畝母則又私憐舅姑春秋高故所事機杼特布也非所以為衾殮也別為繭絲以將之

衆或嘖嘖口東嶼公之孝友不置又必相與嘖嘖推本母之多助也通判公嘗手予而泣曰予兒時從外傳歸同女兄侍母織母攜予暨女兄而曰予苦織織筐且刓也若此異日若輩嫁且娶愼無令忘我爲也予大父或嘗口授文公小學及孟母教子篇母適屛倚竊聽耳熟之已而問予曰孟子何如人曰賢人孟母何如人曰賢母笑曰繇孟子能習母訓故身爲大儒并以其母名後世也如此若不可不自奮也又曰吾娠汝時多病醫家脈之且謂娠故當男然按脈家者占并知異曰非凡兒也

嗟乎不幸母年四十二病且沒于今亦衰矣少頗
以明經善屬文冐時譽而卒不及掇一第以起家
而將其母及以貢教授諸生令分水抑未嘗不時
時以母之教鑱其心飭其治行而竊聲望矣然獨
纍纍然循資尸祿以至于今猶未獲請　明天
子之推恩寵遺之也子大夫以文章名當世其能
賜一言以慰之九原也乎予聞而悲且領之故爲
之揩次者如左其他世系及諸子孫以下別自有
家乘故不及
外史氏曰漢以來㬅珥之行所載傳記者少無他

婦不踰帷非羅大難則赴焚湛身斷髮投崖之聲不彰此予所以數爲詮次當世之賢士大夫而於房闥間殆寥寥也若方母者於風教不衰抑可謂詩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或謂孟軻氏能以母之教立其身以顯其親予於通判公亦云

沈聘君小傳

沈聘君者名如松字子節武康人梁尚書令約之裔也君少好讀書善屬文以易補博士弟子員稱高才生然家故貧瞿粟數絕不能衣食父與母稍稍以易授州里子弟或饋之金輒囤封以獻其父

父隨从分他二子君頗以孝悌聞岀試輙高等
然父之不第父且怴泫然曰兒之不第非文之罪
也蘇家世丘墓不中古法也吾没後若當卜佳山
水以葬巳而父没聘君哀毁過禮然無力迎江海
堪輿家堪輿家或憐其貧且孝而過之其所指畫
山川嚮背融結處甲彼乙此如聚訟於是君之學
旁及青囊百家言客遊東吳半以易授諸生藉諸
生所遺以膳母半度佳山水以卜葬父而母春秋
高患咽膈君遂罷客遊歸侍母衣不解帶者三匝
月母纍纍然絕粒者十六日巳聞歙有善醫者浮

家三橋埠聲籍甚君適辭母出請藥天且雨姊氏
遣兩奴佐之以歸也道忽烈風雷雨中兩奴以炙
君獨焚其眉與鬢第昏眩僵立不能言掌所請藥
不置已而雨止兩奴亦漸蘇以起頗聞空中云抹
孝子抹孝子里中人亦若有聞者里中老稺爭過
雷所視聘君掖之以歸歸未抵家母於臥榻上張
目曰豈見請藥者歸來乎何藥氣之滃然滿吾室
也左右顧問聘君婦聘君婦亦然俄而里中人携
聘君暨兩奴自外來兩奴口畫道中逢暴雷狀母
泫然泣聘君亦手抱母且愕且懽若再生以泣母

忽呼曰見以萬死請藥歸第爲我煑之進一匙母蹷身驚曰何於項所聞無異也至夜分又進一匙如初已而雞甫鳴母津津然汗且霑額呼曰吾瘳矣又進粥半甌越明日母櫛髮起出帷於是閭里共聞而異之稍稍轉相傳共過視母母亦懽然如平時也當是時同舍生共聞之邑博士暨令楊公譽楊公譽亦故知聘君於是擁騶過聘君且併請見母母避帷不敢出然按問諸生所口畫狀無閒也輒命諸生爲呈上博士以牒之縣縣以牒之郡太守栗公祁及督學使滕公伯輪廵按御史謝公

廷傑諸使君交檄縣爲羊酒花幣以勞之旌其廬曰孝行當是時聘君之聲翕然闐湖中與漢黃香等已而他督學使喬公因阜蘇公濬相繼來一覩學輒一諮縣縣按故事以聞督學使亦輒按故事檄而旌之而湖之縉紳學士及宦遊入湖所相與詩而矢歌之無筭矣予亦聞聘君多高蹈且善堪輿時時過候君君第頹垣蓬臥澹如也及扣故葬父與母處君輒沾沾喜曰吾於癸未年獲葬父於紫華山紫華山下穴得土埋者古鏡一枚銘曰晉郭記三公地及啓穴穴之土衡特四尺縱倍之僅

貯一棺也予故復他葬母太安山太安山者按法稱金星挂角學諭劉公大鴻來會葬亦稱前夢地鈐日云云葢於君所卜葬處若持左券而叶也嗟乎亦異矣豈聘君故稱孝事父與母其父屬之卜佳山水也而聘君遂及自爲習青囊兩獲佳山水以報與予因感君暴雷事爲一小傳外史氏曰孔子不語神方其爲母請藥而道忽暴雷也眉髮金火獨無炙君猶掌藥野什間而母獨先之以鰥也豈神故祐之而爲之幻邪或曰君故稱高才生行且錄科第顯不當以聘君名嗟乎漢之詔士首孝

弟名臣碩卿由孝悌起家者什九假令君在漢時亦嘗以獨行聞天子之以玄纁蒲輪聘者不絕矣予特表而出之附世之稗官野史以俟後之採風者

莫叔明傳

莫叔明字公遠世長洲人家無半畝之宮一斝之儲以句讀教授里中晏如也獨好吟郡二千石金公城覽其詩歎曰絕不落世間語其上者劉削蒼鬱近常建儲光羲其下者枯寂而勁不失爲孟郊於是辟之爲掌書記仍請督學御史補博士弟子

員非其好也輒棄去數從郡中以詩名家者皇甫
司勳子循王廷尉元美輩爲社吟已而浮家錢塘
周給諫與叔爲居間請於郡獲一椽之棲曰湖墅
予適罷官歸數過西湖高光州應文築吟社於孤
山之麓題曰大雅堂因移書屬予記且邀予共沈
山人懋學張廷尉九皐馬通政松里輩時時過之
而公亦以詩抵社中分曹賦詩欣然樂也往來相
爲宴酬當是時西湖之上爲勝事久之公復囊詩
東訪禹穴秦望雲門諸山因過趙中丞朴甫家趙
且引之爲上客而公終其身往來吳越間所自託

以爲衣而食者特詩筒一枝與瓢𢓣相屬云耳所
著若干刻行於世年浮七十因築壽宫於其棲之
側且卜異日者衣冠之藏復自爲生誌而空所卒
月日以待盡云予次其行事如左而系之曰公之
貧不減顔駟詎不辱黔婁乍無炊寒無授衣獨掺
瓢出吟則吳越間諸佳山水之靈往往列泉石獻
雲霞與公相斧藻可謂澹宕絶倫者已嗟乎予數
過孤山訪林逋所詠梅花水及放鶴故處而或隱
然在也公平生所席圖書丘墓於孤山遠近特數
十武公於百年後倘亦與逋所詠梅花水及鶴之

脫樊而颺處往來湖上否乎

赤川漁父傳

赤川漁父者茅君名龍山陰人君起刀筆間為藩司掾非其好迺以貲為黃梅尉有聲改欒城簿欒城者趙巖邑君數以彊幹聞適歲侵君抱牒上救荒六事中丞御史僉異之檄河朔諸州縣河朔百餘城咸如檄施行君且挂冠以歸矣歸而釣之赤川上因自名臥處為清風磯而綴之以亭曰獨醒數戴笠披簑狂歌以嘯於世所好一切不以顧獨好畫畫佳山水處輒欣然神移者終日間嘗散步

谿壑從泥淖中得浮石一片高尺許頗奇峭貯以磁盆種叢竹數莖雜之蘭蓀手為記且稱峰巒崛嶔谿壑窅冥陰洞棲霞苺苔露零甚且追感故所覽睹九華之勝與之若翺若翔若降若登於是移書問之又稱石或點頭而不以語也蓋莫知其為石而亦忘乎其為我者嗟乎君之澹宕不羣其所自好者類如此嘗手寫像一軸寄予予贊曰鐸為冠兮草為屩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託民社兮挂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位不滿百石卒之非其好兮耽麯蘖而陳賓客翩翩乎逃虛凌風而山澤者

之逸噫斯人也豈古所謂懶折腰數投轄緇而顧不以緇涅而不以涅者與當是時趨之學士大夫稍及知君者呼為實錄云未幾君以中書君詩迎養京邸且沒矣沒而中書君抱溫陵孫司農公所為赤川漁父記覩予大都採屈原所從漁父鼓枻而歌處而上下之者予伏讀卒而歎曰聞雲門若耶間多異人君豈戴安道賀季眞者之流亞已乎及覽其所從泥淖中弔浮石處而謂遇不遇由天也其意抑遠矣予於是次之為赤川漁父傳以附稗官野史云

卜醉翁傳 嘉靖十七年逸稿

卜醉翁者名宗洛檇李人也其先曾大父瓊瓊生顒顒生周周生宗洛世饒金爲里中富人　武皇帝中年以貲爲太學生制太學生補郎官員翁顧謂里人曰人生不滿百貴自適耳安用組紱爲且今天下之所謂賢豪人者非策名甲科也乎而乘朱轂拖龜長安中戚福人奮飈疾雷叱咤當世自謂可聲施於天下也而世士人方蟻附之滃澒洞涊不敢出聲殆亦榮矣然吾睨之恐恐旦暮蓋不啻膝露也彼且猶爾而況於入粟之貲郎閭老

氏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而其言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蓋古之隱行君子也吾願學焉遂棄去不復入太學性嗜酒時召里中善飲者輒對觴盡日以夜續之會旦亦不命撤復如之故自號長醉翁焉居家不問產業厭賓客嘗闔戶獨息涉寒暑忘沐置櫛髮冠屨不設蹲蹲如也几室間常羣麇兕遊其中至苔蘚上翳亦不令去之其澹而野大都類是而長子大同以孝廉稱郡中郡中名士人多從之遊間請謁翁翁輒抵掌笑曰昔陶元亮良折腰故不樂爲彭澤宰若毋以冠裳窘我也

避去時士人終莫識其意云子四人孟大同次大有次大觀次大順孟仲少負異才善屬文嘗指官邪敗者誡二子曰吾不便俯仰於世故終其身以躑躅自廢也女曹他日當以文章顯取高位幸勉修古志士之行以懿其親毋遺若父臭哉二子唯唯益樹善行嘉靖十有六年同賓於北畿明年春舉進士會 今上建 興獻皇帝廟及山陵寢園將告成孟子私卜日幸 天子仁孝肇興獻廟諸山陵當大賚爵百執事父母遲可必復翁矣良久翁未會封病遂革革之前可十數日呼仲子訣

日而兄穫依日月之末光爲明賢大夫吾死且瞑矣何憾當以六月三日終爲我護葬事不復及他事後果如日悉召宗族子弟數十輩人前整衣冠趺坐氣奄奄逝享年五十有四論曰吳俗多肥利而捐義好設狙禍以傾覆人蓋當水下流衝瀉滷磕風氣使然也至如卜醉翁者於人世澹焉無所競豈易得哉于聞之友人吳伯子云初觀其狀貌蓋疑其爲野及究之終其身無言伉於人無忤跳於人游魂之日猶前知若蛻而去蓋有不可識焉

或曰其殆古之逸民者歟

鶴洲黃先生傳

鶴洲黃先生諱某字某錢塘縣學博士弟子員而教授里中者也其仲子汝亨嘗共予兒繙誦六籍爲高材生予以故得侍先生爲縉帶交數過其廬几席間蓬蒿苦蘚不以厭也家甚貧而其事父適山公某及母沈孺人必竭其所教授諸生者入之以供甘脆而色將之並不以遺諸昆弟也時寇亂錢塘而先生同諸昆弟鳥竄奔城中先生又雅教授所遺者並爲草衣糲食均甘苦不忍以其身獨溫且飽也婦翁古塘公沒而其配李無子也先生

又迎養之終其身沈孺人病且篤先生籲天自代不得則哀毀骨立喪三年如一日而逸山公老益病先生朝夕率婦子上食問寢逸山公殆亦忘其貧而鰥處也嗟乎若先生者孝友之篤於漢所稱獨行無以異者惜也數之奇其故所教授諸弟子間亦舉明經佩印綬者叅叅然六七輩而先生獨坎壈不得掇一第也予間過先生聞先生甑塵午不炊然猶焚香晏坐澹如也萬曆辛卯仲子舉于鄉行且第進士爲祿養矣而於甲午二月十有七日卒賫志以歿嗚呼豈天之報施果如是耶抑亦

德厚者流必遠而仲子異日聲施　中朝其生也不及祿其沒也　璽書之褒九原固在邪外史氏曰嘗聞古之大樸若拙不以榮名聲利緇其心若先生者無愧於斯也巳聞其自言亦曰黔婁於吾師也嗟乎豈終無所托而能澹然於世幻之外者乎

黃烈婦傳

黃烈婦者于歸安令歙州吳君所手母氏之族而世古者形管所載以抗家聲者也令君之從弟諱叔向始聘黃然未及笄輒先私置媵巳而黃及歸

輒解簪珥璣翠以字之若姊姒然當是時歙之邑
里已難之矣叔向家世賈錢塘黃從之然性故豪
侈好賓客黃督媵以色將之一切甘毳供張無不
如叔向指而賈錢塘者又嘖嘖稱黃不置口爲賢
婦已而舉一子而售及期且殀殤向不勝涕洟携
黃以歸而轉鬻鹽於三湘之間三湘故利數操貲
而賈者殆星羅也鹽且賤估向以故鬱鬱不得志
復收故所裹子母錢以歸耗且什之五矣於是向
復隨令君再入錢塘未幾客死已而喪歸黃哭之
慟誓以身殉語諸妯娌曰姑春秋高妾不得久待

故當別立後以養姑也輒出槖中裝陳之廡遍給諸姑姪間諸姑姪相顧錯愕頃之黃倚梁而自經中復墜左右驚而以奔告於其母氏始及解懸絕而復甦當是時歙之遠邇無不人人聞而潸然出涕者母復抱黃而泣諭之曰吳郎歿無後兒誠不負吳郎何不撫所立之孤以養汝姑胡為乎徒以生者殉歿者縱不痛而母獨不痛而姑及後嗣何黃佯許之明日以中元祭悲慟扼吭自絕時年僅二十四耳外史氏曰烈婦當夫未娶而置媵不以娼且嫉及歸而三從夫以旅困於千里外不以怨

於其夫之没而又嶄然以身自殉若此嗟乎世之慷慨激烈不難殺身者往往不足於柔順若烈婦者可謂兼之矣

趙氏客遊述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省試不第輒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按青囊以揣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橐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荆州謁武當北轉許

鄧渡河洛捷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
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仰而
眺俯而步哦吟覘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
里南窺鳳陽以逹于金陵而　高皇帝及武寧
中山以下諸侯王百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
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予同年侯二
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公壽藏並君所卜築
也於是挾陳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爲書以抵
予時萬曆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
有三禩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

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之衰且老而亟爲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韙之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僉督促君君亦唯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海肝匿錫山道中君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音也於是日夜欷歔

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姊與妹請路鄆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黨及閭里閈僉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於是族子以下共爲之太息以去華復誓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從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爲榜之官覩街市閭巳而又曰閩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閩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

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宫道士閒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嘗遊而書之者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峰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

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横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胷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

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

飲而遇君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猶未

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絕不識

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

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

此君得無卽吾父巳乎君笑曰吾離家巳十七載

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

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鄖以示君君讀之始驚

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未父子

廼相攜哭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

相嚮助泣俄而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縉紳先生明日轉相告為之過寺而刺本末共為嘖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嶽山人者特澹宕不收古之夷曠之士也若華者嗟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陸則穿瘴癘氷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跆頓殆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遇嗟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之詩庶幾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